

新譯文叢刊

法·布·洛·克 著



共產主義的人物

——
斯大林畫像

平明出版社

新 譯 文 叢 刊

共 產 主 義 人 的 物
—— 斯 大 林 畫 像

法 國 布 洛 克 著 陳 占 元 譯

法
R
社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 9 5 3 •

新譯文叢刊
共產主義的人的物
——斯大林畫像

定價人民幣五千三百元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譯者 陳占元	著者 法·布洛克
------------	-------------	-----------------------------	-----------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永立印刷所印 振興裝訂所訂
一九五一年八月
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
(19001—24500冊)

（定價一頁七一）〔物文·地史〕
上海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號

原書名 L'homme du Communisme

—Portrait de Staline

著者 Jean-Richard Bloch

出版者 Editions Sociales, Dec. 1949, Paris.

論蘇聯文學 (La Littérature Soviétique Pendant la Guerre)
譯自 Poésie, Nov. 1947, Paris.

封面：布洛克像

目次

向約翰·瑞沙爾·布洛克告別（阿拉貢作）·····	三
共產主義的人物——斯大林畫像·····	一七
論蘇聯文學·····	一〇九
後記·····	一四九

共產主義的人物

——
斯大林畫像

向約翰·瑞莎爾·布洛克告別

阿拉貢

說。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在約翰·瑞·布洛克舉行葬儀時發表的演

約翰·瑞莎爾·布洛克出人意外地離開了我們。我們無法想像『約翰·瑞莎爾·布洛克死了』這件事情，但我不得不對它說幾句話。

誰能够習慣這樣地講他呢！我始終看見那個活着的人。這個活着的人懂得笑，好像那些懂得觀看的人一樣。他懂得在那些使人驚愕的東西以外，在莊嚴的東西以外，在習俗以外，去觀察事物。當我想到因為他死了，他過去要寫的書就不會寫出來了的時候，我便把他作為一個非常年青的人來講他，我覺得他的死是命運對他的一種不公平的行

爲，而在他沒有寫的許多書中間，我想到一本書：一本當代的波斯人書信，^①這本書講到一個蘇聯公民，比仿說，講到一個于示貝，^②他在巴黎看見了這種被人說得天花亂墜的文明，可是在他看來，這種文明和孟德斯鳩的主角所看見的法國宮庭一樣，是很奇怪的。我想起他講到法國參議院（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的情形，他把這個法國參議院看做一個可以拆下來的奇妙的玩具，別人不小心地將這個玩具託了給他保管。我現在還聽到他笑着說：『太妙了。』心裏感到非常滿意，彷彿一個科學家看見他的法則得到證實了那樣。『太妙了，』講到這個滑稽的和可怕的社會時，他說。這個社會的一切活動都如你所想像的一樣，當你是約翰·瑞莎爾·布洛克，當你掌握着整個系統的時候。

我始終看見那個活着的人，看見那個一點點什麼就可以激起他的熱情的善感的人，看見那個我所認識的人中間最熱心想知道種種事物，最熱心想知道人類的人。他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鳴的人，當別人走來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他聽的時候，我們馬上就看見他對於這個故事的變化感到興趣，領會他的對話者的敘述，想像着他的對話者笨拙地

讓他看見的天地……當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有許多次看見他走進今晚報的我的辦公室裏面，一個訪問者剛剛對他講過一次經歷，作了一回密談，他便一心想着從這種經歷，這回密談的詩趣所得到的新題材，——約翰·瑞莎爾·布洛克聽了這種經歷，他就對於這種經歷比那個訪問者認識得更清楚些，他想像這種經歷的遠景，想像它的發展……在單獨一個星期內所見到的可能發生的事情裏面，在往往祇是一個沒精打彩的人用幾句話說給他聽的事情裏面，他就可以找到能編一千種報紙的材料了。他是一個善於尋根究底的人。我們不容易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跟隨着他。可是假如諸位以爲這種追究人類行爲的動機的狂熱有一種玩票的性格，有一種智力遊戲的性格，就是誤解我的意思了。他熱心追求不是爲他自己：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不爲第三者所分享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除非這些東西可以傳遞給別人，否則他們就不是善良美好的。他對於公共的東西非常喜歡，他愛好戲劇也許就是由於這一點，我始終認爲他比任何人都具有更多的密許萊的深刻性格，密許萊說過：『難題啊！同時作一個老人和作一個青

年，同時作一個智者。作一個孩子，我死後如果有人剖開我的心的話，他會看見這個沒有離開過我的思想：這些大眾的書籍將來怎樣產生呢？」

我確信假如有人剖開這顆破碎了的心的話，他會在那裏見到密許萊的這句話：『這些大眾的書籍將來怎樣產生呢？』約翰·瑞德、布洛克、像密許萊一樣，從來沒有使他的夢想，使他的興奮，脫離那些分有這些夢想和興奮的人，脫離他爲他們而夢想，爲他們而感到興奮，又爲他們感到氣憤，感到惱怒的人民。又像密許萊一樣，他知道被人了解的人是那些賦有同時作一個智者和作一個孩子的這種奇妙的二重能力的人……又像一個智者和一個小孩一樣，他懂得歡笑，懂得感到驚異。他又有另外一種品質，因爲字義有這麼大的歪曲，事物的價值又顛倒得這麼厲害，使我們在今天遲遲不敢把這種品質的名字說出來：這個偶爾有一種寫小冊子的人的猛烈的作家，這個冷酷無情的觀察者，這個一針見血的諷刺者，是一個具有一種偉大的，無比的善良的人。

將來有一天，我們會因爲看見他實在占過一個怎樣的位置而感到驚異。如果從現

在起，我們就想考察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法國知識生活的話，還有一種文獻會比狂歡節死了（*Carnaval est mort*）更寶貴的嗎？這個論文集是在一九二零年發表的，但它是從一九一零到一九一四年寫成的，它給當日的自由思想作了一個總結。當時這個青年教授剛剛脫離了教育界，他此後要專心從事寫作，當時他在奧迪雍（*Odéon*）劇院頭一次受到戲劇的考驗，當時在里維（*Lévy*, 1912）裏面，他顯出是莫泊桑以後僅見的一個短篇小說家，並且在從羅蘭（*à*）到貝基（*à*）的他的前輩中間，取得了他的地位，他是這些屬於德萊大斯案（*à*）的一代的繼承者，同時也是他們的批評者。我認為狂歡節死了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沒有這部書我們就無法認識我們這個世紀的初期，我們不知不覺地繼續着當日的論戰。今天的青年會帶着怎樣驚異的心情，在布洛克的論文集裏面發見過當日已經有過一回類似我們的鬭爭的鬭爭。我們文化界的虛妄的大師在當日已經提出了理想主義和無根據的自由大放厥詞，他們咬牙切齒地聽着這個大膽的人肯定說：『沒有一種道德上的理想，正如沒有一種社會的和平。社會依靠若干經濟關係而

存在，勞動者和消費者是這些關係的兩個極端的界限。這些關係的諧和的任何分裂都會破壞社會和平並且決定一個革命的精神狀態……藝術不應該不知道這種鬭爭……」

一九一一年，約翰·瑞莎爾·布洛克的名字頭一次印在奧迪雍劇院的招貼上面的那一年，在他所說的一切的話裏面已經隱然存在着他的生活的在遠處的拐灣，存在着他的不能預見的作品。然而從不安①到士倫港②，這兩個相距三十年以上的劇本，又走了多少的路程呢！我們要把他辦的刊物自由努力③各期重讀一下，我們在那裏看見編者有一個意志，就是永遠不讓作家的努力脫離讀者大眾，並且這個意志也一天比一天加強。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來了的時候……大約就在凡爾登④，他在兩道戰線之間拯救了他那一旅的一個受傷的士兵，如果他沒有把這個士兵扛在背上的話，這個士兵也許就活不了。這個士兵非常感激他，並且滿懷羞愧，向他承認他是被派在他的身旁來監視他，把他當日這個危險的社會主義者的行動報告上級的。約翰·瑞莎爾喜歡

再提起這個故事，它指出資產階級可以把思想一直應用到什麼地方去，它指出思想的自由可以被那些把思想自由看作洪水猛獸的人壓迫到什麼程度。在這次戰爭裏面，約翰·瑞沙爾·布洛克對於官方的虛飾的內幕看得非常清楚，從這次戰爭回來之後，我們怎麼不會看見他和巴比塞^①和羅蘭站在一起，我們怎麼不會看見他參加了這些在前一次戰後成立的團體呢？思想家們在這些團體裏面探求真理，別的人卻平白地使真理黯然失色。一九一七年來了，在這個不到四十歲的人的舊作裏面所看見的革命的偉大希望便不是全部寄托在烏托邦上面的了。東方的一種活的現實，同時照明這場論戰和這回戰爭。

約翰·瑞沙爾·布洛克就在上一回戰後成為青年的嚮導，成為青年的指路人。他寫了一本小說，公司(Et Cie 1918)寫了一個新的故事集子，雷諾的出獄(Les chasses de Renault, 1927)在追求成功與榮譽的人放棄了現實主義的時代，他以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的身份出現。如果我們想到這些作品是在保爾·穆朗(Paul Morand 一八

八八年生)的勝利的時候寫成的,我們倒有很好的資料對於這個四分五裂的時代的
光怪陸離深思一下。我相信大家已經很久不讀里維斯和綺蓮(Lewis et Jirène, 1924)
或慇懃的歐洲(L'Europe galante, 1925)了,而年青人在雷諾的出獵裏面,再讀到這篇
叫做機車(Locomotives)的樸素無比的文章,卻會對於現實世界發生興趣。或者在在
一條貨船上(Sur un cargo, 1924)在巴菲士克的第一天(Première journée à Ru-
fisque, 1926)香蕉與落花生(Bananes et cacahuètes, 1926)等旅行紀事裏面,也會
發生同樣情形。在充斥着當日的文學界的所有夜中間,有一個夜能抵得上谷特之夜
(La nuit kourde, 1925)的嗎?這本小說是一首長的愛情詩,約翰·瑞莎爾·布洛克
寫這本書來向他的青年時代告別,並且在他的面前展開他的成人時代,沒有奇妙的事
物的時代,人在這個時代裏面發言,目的祇爲使那些奇妙的事物有一天對於年青人成
爲自然的。

但是現在我講到了這個時代,當日約翰·莎瑞爾·布洛克尤其用一種文章(這

種文章也許不是他創造出來的，但是他的特徵，他個人的精神力量卻給了這種文章一種異常的光彩（在人們中間獲得了他的位置和權威。從世紀的命運（*Destin du siècle*, 1931）到政治的獻禮（*Offrande à la politique*, 1936）從一種文化的誕生（*Naissance d'une culture*, 1936）到西班牙西班牙（*Espagne, Espagne* 1936）他成爲時專述評（*Commentaires*）的人物，這些時事述評構成他和羅曼·羅蘭合辦的歐羅巴雜誌⑤的特色，生命和光輝，並且自然而然地使他成爲他到死才離開的今晚報的主持人。我很榮幸，從一九三七年起就在這個報社裏面和他同事。面對着祖國的危難，我們一起參加這個報的工作，我們不顧一切的人，不顧一切的事，使人們在緊急關頭能聽到人類的聲音，那種聲音也必須是法國的聲音……

但是我們的路上有兩個階段。一九三四年我和約翰·瑞莎爾·布洛克一起在莫斯科，他也和我一樣被邀請參加蘇聯作家大會。我不必在這兒講到這次旅行，跟蘇聯現實的接觸對那個剛剛離開我們的人的生活有很深的影響，這個事實比我的話更有力。

跟着又發生了西班牙內戰，約翰·瑞莎爾·布洛克在戰爭初期就到馬德里去。這個人祇相信他眼見的東西。但是在這兒，他從歐洲兩種極端的政治思想，得到了歷史的評價。他看見了法西斯主義攻打西班牙人民，他親眼看見了社會主義的真實的繼承人建設一個和平的世界。他知道敵人在什麼地方，他知道法國人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必需的力量去幫助自己抵抗敵人。他在歐羅巴雜誌裏面從一九三六年十月號起便開始發表的長的告急呼號，是再動人沒有的了，這些文章構成了西班牙西班牙的全部，這部書揭發不干涉政策的虛偽，揭發那種把偉大、不幸的西班牙人民出賣給柏林和羅馬的陰謀者的巨大的背信行爲。這部書挽回了一點法國的面子。正如約翰·瑞莎爾·布洛克所辦的報紙在慕尼黑會議的憂愁的日子裏所做的一樣。正如在一九三九年，面對着第五縱隊……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洛雪（Roche）警長執行達拉第^{①②}的命令，封閉約翰·瑞莎爾·布洛克的報館，使那回『滑稽的戰爭』（drôle de guerre）能够爆發，而波奈德·勃里農，拉伐爾^{③④}和貝當這些人在這回戰爭裏面，給那個在今晚報裏